

WINGSHI 凝视

姜丰主编

走进《文化视点》

ZOUJIN WENHUA SHIDIAN



CCTV - 1 黄金时段唯一一档文化访谈节目

沈阳出版社

G229.24/3

NING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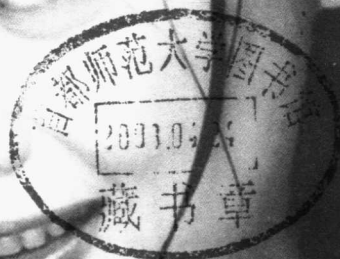
凝视

姜丰主编

走进《文化视点》

ZOUJIN WENHUA SHIDIAN

姜丰
约会
大家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37906

CCTV - 1 黄金

访谈节目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视: 走进《文化视点》/姜丰主编.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1.7

ISBN 7-5441-1708-1

I. 凝… II. ①姜… III. ①中央电视台-文化-电视节目
②文化-问题-讨论-中国 IV. G22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494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湖南版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1 插图: 4
印数: 1-15100 册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责任校对: 郑晓艳

封面设计: 欧阳新

版式设计: 王者

定价: 25.00 元



写在前头

这个世界那么丰富、那么广博、那么多姿多彩、那么吸引我们……然而，其中最富有魅力、最富有激情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思想和情感。于是，我们让视线聚集，这就是《文化视点》。

电视是时间的艺术，一帧一秒的画面与时间同步展示新的内容，不会停留……然而，我们想让《文化视点》这 30 分钟凝固，让视线凝固，这样才可能让思想聚焦、让情感聚积。于是，就有了您手里的这本《凝视》。

这是继《约会大家——走进〈文化视点〉》之后，我们栏目结集出版的第 2 本书。

《文化视点》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文化访谈节目，创办于 1996 年，迄今已经走到第 5 个年头。CCTV - 1 播出，它的覆盖率使每一期《文化视点》都有数千万的观众，这足以让我们骄傲，也足以让我们有些沉重，更足以让我们敬业。我们以自己有限的智慧去发现无限的智慧并奉献给观众。5 年来的结晶

1
CCTV

走进《文化视点》

Nirong Shi



或者说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播出的百余期节目。这些节目都是为荧屏制作的,书只是一个副产品,然而它给我们提供了电视欠缺的回想与回味的空间。

我们共同为《文化视点》所做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曾经做客《文化视点》的嘉宾的那些使我们折服和受益的思想与见地、智慧和情感,却值得记录和纪念、分享和流传,这就是我们把《约会大家》以及《凝视》奉献给朋友们的理由。

2

CCTV

走进《文化视点》

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组

2001年5月8日

Nirong Shi



目

录

写在前头	1
城市:在新与旧之间	1
我们的童年	10
龙	21
画廊故事	32
偶像——时代精神的提纯与锻铸	45
2000年:报业大调整	55
感受网络	68
学着活——贾平凹访谈录	80
关注现代策划	93

1

CCTV

走进《文化视点》

Nirong Shi



2

CCTV

走进《文化视点》

拒绝盗版光盘	108
站在文化的交叉点上——靳羽西访谈录	117
学者敦煌——樊锦诗访谈录	129
孟京辉与实验戏剧	142
与陈逸飞对话	153
超越舞台——和曾力谈舞台美术	165
边缘艺术家与边缘电影——张元访谈录	177
扫描艺术品拍卖	188
故土阿来	200
岁末访牛群	211
飞向新世纪的翅膀——和米丘谈环境艺术	221
民乐世纪行	230
爱乐华章	241

Nirong Shi



艺术品的收藏与经营(上)	251
艺术品的收藏与经营(下)	263
张永和与他的非常建筑	274
吴金敏与侗族大歌	285
遭遇西递——应天齐访谈录	298
自由的旋律——谭盾访谈录	311

我和《文化视点》	323
----------	-----

凝视/姜丰	323
海洋里何处盛产珍珠贝/吕频	325
苦笑与欣慰/王墨	328
感悟《文化视点》/阮柳红	331

Nirong Shi



4

CCTV

走进《文化视点》

乐在其中/房莉 ————— 335

不亦快哉/洪光 ————— 337

曾经纯真的日子/丁嘉露 ————— 339

幸福时光/卓应安 ————— 342

后 记 ————— 344

附:2000 年收视率 ————— 345

2001 年收视率 ————— 346

Nirong Shi



城市：在新与旧之间

策 划：吕 频

编 导：姜 丰 丁嘉露

主 持 人：姜 丰

播出时间：1998年11月3日

嘉 宾：邹德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

刘心武（北京作家）

冯骥才（天津作家）

城市既是很多人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历史文化遗产的载体，如今又被放在了现代化建设的最前沿。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我们要盖新房子、要拓宽道路，这样有许多老房子、老建筑就不得不被拆掉。于是，人们就产生一种矛盾，那就是城市的现代化与保留城市风貌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方便、快捷和舒适，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城市个性的逐渐萎缩，甚至是消失而感到深深的遗憾。那么城市在新与旧之间是不是就注定着有一种两难的选择？如果一定要作选择的话，这个选择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很多人也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保护或挽留城市的传统风貌。像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邹德慈，北京作家刘心武，天津作家冯骥才。

1
CCTV

走进《文化视点》

Nirong Shi



姜丰:话题要从冯先生说起。我们知道您在天津花了两年的时间,用了大量的人力,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一直在为天津拍照片,您这样做是不是也是一件保持天津风貌的事?

冯骥才:我们过去的城市基本是不动的,所谓的不动是它的建设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它突然变化,等于是整体性的、是全面开花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给城市的面貌带来一个很大的损害。现在从南到北自 90 年代以来,城市的发展趋向很相似,尤其是小城市,有时候南北方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姜丰:您是怎么想到要用拍照片的形式来纪录天津呢?

冯骥才:一方面我们会写很多的文章去呼吁,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希望城市的主管部门、城市的开发商能够多给城市留一点历史,多一点儿文化的眼光,多一点长远的眼光,因为文化是留给后人的。但是我觉得我又不满足于只呼吁,我想付出一点儿行动,我就选择了天津作为一个点。我首先请建筑、文化、历史方面的学者,我还有一批优秀的摄影家,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他们都很赞成、很支持。然后他们进行地毯式的调查,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细节记下来,请摄影师拍照,3年多拍了大约3万张照片。我从3万张照片中选出了2000张,编了4本大画册,出版的时候把现在天津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面貌和这个城市的财富基本上是锁定了。但我干这个事情也很麻烦,我发表了这些文物照片以后,许多文物贩子就按照照片索查到那儿去买去。这也是我做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

姜丰:冯先生在拍照片时可得要保密,以免让文物贩子钻空子。请问一下,就您接触的地方,天津传统面貌保存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危机呢?

Nirong Shi



冯骥才:现在没有办法,建设速度太快。因为现在的开发商也是无孔不入,有些地方房子有价值,开发商也会千方百计通过一些门路把这个地方拿下来,把房子拆掉。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姜丰:城市在现代化的建设当中,比如说要拓宽一些道路,中间也要拆房子,有的房子也许没有保留的必要,但是有一些房子可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如果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冲突时,您认为哪一个是第一位的?

冯骥才:我觉得文化当然是第一位。我们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的民族创造了光辉的历史文化。像我要搬家了,我是一个文化人,我家里有许多书,我第一个考虑我的书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可能我的后代没文化,他当然认为电视要先搬,那些书要处理,因为那些书是累赘。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政府应该有文化眼光,而不应该把这个事情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来解决。

姜丰:刚才冯先生一番话基本上让我们清楚了冯先生在天津做了些什么事,以及他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发生了矛盾时的观点。我们再来听听北京两位嘉宾的意见。

刘心武:冯先生的思路我是很钦佩的。他的思路是文化人的思路,但我觉得有时候城市的改造不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城市作为一个市民密集的居住空间,它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所以我站在非文化的市民位置来看问题。我八岁到北京,可以说是北京的老市民,而且基本上很长时间生活在普通的、可以说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市民当中。我觉得他们那种生存当中的欲望务必要尊重。我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对于我来说胡同和四合院是一种审美的对象,没事以后我可以去遛一遛。有一些民居的木雕很多,但我不能说去审美。北京大部分

Nirong Shi



四合院是很落伍的，除首长、外宾个别的四合院装修很好以外，大量的四合院如果要这样来改造，不要说政府没有钱，全世界的资本家合起来也没有这个钱。

姜丰：那么多的胡同、那么多的四合院，可能每一个四合院都住过名人，每一个四合院都有一个故事，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普查？

刘心武：北京随便一个胡同，随便一个院落，基本上都是二百年以上，北京的每一个胡同几乎都可以找出一个名人，每一个四合院都有一段故事，它可怕就是在这儿。

姜丰：看来名人还不能搬家，他搬家越多给后来的城市建设带来的困难就越多。

刘心武：我的观点是不可避免在北京要拆掉一部分四合院和胡同，以及过去的一部分大街。实际上北京建设当中已经拆掉了不少，有的你可以说他没有道理，很粗暴的，破坏了文物，让人痛心，有的还是要说他是有一定道理。比如说东四牌楼、东单牌楼、西四牌楼、西单牌楼，这个牌楼拆掉是对的，因为这个牌楼实在是太阻碍交通了。现代交通再怎么处理，在保留牌楼的情况下都解决不了问题，所有这些牌楼只是拆下来没有毁掉，而是移到比如陶然亭等地方。作为一种文物来鉴赏，这种做法本身应该说是合理的。现在北京在东西通道上打通平安大道，平安大道的打通打动了许多北京文化人的心。因为平安大道通过的地方名人就更多了，如刘和珍牺牲处、孙中山巡园、田汉故居等。

姜丰：看来刘先生的意见是在城市建设和城市个性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把当代城市居民生活要求放在第一位的。

刘心武：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人是决定这个城市面貌的主体。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也是当时的那一代

Virg Shi



人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而派生出来的，他们当时何曾想我们会当文物一样去鉴赏。像天津，许多军阀、有钱人也是为了他们本身的需求，比如说搞一个银行，他们也是当时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而搞出来的东西。

姜丰：很可能他们在给姨太太盖花园时，把 50 年前或是一百年前的房子给拆掉了。

刘心武：比如说像大冯说的 300 年前的天津早就被他们给拆光了。

姜丰：就是说前人拆得我们也拆得。

刘心武：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要拆掉一些老祖宗的东西，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代价之一，完全一点儿代价也不出是不可能的。

姜丰：冯先生和刘先生都说了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们看出他们两者都认为文化保护很重要，现代化建设也不能停止，但是各有侧重。我想问一下邹总工程师，全国城市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是不是有那么尖锐，或者说尖锐到了什么程度？

邹德慈：我们中国现在有 660 多个城市，大部分城市历史悠久，一个城市有几百年的历史不稀奇，现在鉴定为文化历史名城的有 99 个，分三批，这是国务院批准的。除了这 99 个历史文化名城以外，很多城市都有一定的历史遗留存在，有些还是很重要的文物。那么这些问题在城市改造当中是要很慎重地处理。而现在的问题是对旧城的改建，从心态上要求太急，包括城市的领导和城市的居民，有的城市三年、五年要完成旧城改建任务。而据我个人来看，事实上这过于急躁。

姜丰：就是说在城市的改造中，城市的新与旧的矛盾和冲突才产生出来，那这种矛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邹德慈：我认为这种矛盾的解决办法还是有的，我不认为

Nirong Shi



这种矛盾天生就是绝对对立的,只能这样或那样。我想处理好,既可以保存了文化的遗存,保存了文化的传统特色和风貌,又能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

冯骥才: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规划,就是说大概是要拆,也没有说具体研究哪个房子有价值,是谁说了算,规划部门也说不清楚,最后就是开发商说了算。一个城市的发展如果由开发商来指挥,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没希望了。

刘心武:大冯的思想太偏激了,现在我们进入市场经济,开发是你回避不了的。决定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做任何事情你没有钱是不行的,你要用他,文化人也要善于用他的钱。

冯骥才:您今天的谈话把我们两个人对立起来的,你以市民的身份把我跟老百姓对立起来了,跟老百姓的实际要求对立起来了,将来老百姓住不上房子都要找我了。

姜丰:刚才几位都见仁见智地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我想这个问题与每个居民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的背后都藏着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也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观众:我想老百姓不愿住在破房子里面向往现代化的生活,这个要求完全是正当的。但这个不是房子的错,并不是四合院带给他们的错。我曾经研究过四合院的历史,50年代建国的时候大部分四合院还是很好的,质量也是很好的,只是50%是危房,而且里面只有几十万居民。70年代把这样的私房给没收了,大量的居民搬进来,造成人口失控了,六七十年代又没有资金去搞一些事情,应该让他们搬出去,你们要盖高楼。

刘心武: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构想,但实行起来很困难,即

Nirong Shi



使是这样,这个意见可以做部分的实验。

观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城市中要求一种舒适,就是说这个城市无论多美,文物保护得多好,但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不舒服的话,这个城市也不是个好城市。对一个城市来讲,首先发展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在基础建设当中遇到文物,四合院如果影响发展,该拆的还是要拆。

姜丰:也是一种立场,谢谢。

观众:现在的北京城我觉得破坏得已经不成样子,如果北京都盖成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虽然表面上贴着许多大理石,我感觉有点像个暴发户,显得一种穷怕的感觉。现在许多老百姓都说北京盖得都不认识了,不认识的是北京城的一种耻辱,而不是一种优势。

观众:北京现在造成拥挤的现象是城市规划上的结构性的矛盾,如果时光倒流回解放初期,如果我们遵守梁思成提出的在北京西部另立新的中心,那恐怕今天可能遇到的矛盾都可以避免掉了。现在城内人流的活动就是因为90年代开发的商业办公楼所造成的,如果这部分的活动量去掉的话,许多路就可以不拓宽。我借用一个建筑院的人士的话说,北京的历史风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王权服务的,比如说故宫、颐和园;第二部分是神权服务的,比如说神庙、寺院;第三部分是普通老百姓服务的,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人民服务这部分多投入一点力量,多保护一些呢?

观众:冯老师刚才说通过拍照片来保护文物,保护古迹,我当时就想这件事,这个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呢?是应该由作家来做吗?一些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专家看到城市被破坏,内心很痛苦,可能他有一种无奈,也就是说他说了不算。就像冯老师,

Nirong Shi



您3年间可以拍3万张照片,但即使您浑身一身铁,您可以打几根钉呢?

观众:我认为应该保护性地改造旧城,在保护的前提下拆掉一些旧房。

观众:我当时很希望来北京,就是因为北京的文化吸引了我。许多小孩也许跟我一样骑单车去四合院转转,照照相呀什么的。

姜丰:确实是城市建设的步伐不能停止,而传统一旦消失再也无法恢复,所以新与旧的矛盾非常突出。那么我想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拿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才能够消除至少是减少城市在新与旧之间的冲突。

冯骥才:我个人就想必须由政府的主管部门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他们要说话算数。另外就是需要有科学论证,对开发商必须有一定的文化限制。

刘心武:可以直接介入规划当中的具体项目,提出意见,发出强烈的呼吁,甚至直接给有关开发商或有关部门写信。你不要担心他不看,如果多到几百封、几万封,他不能完全不管的。

冯骥才: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对规划部门的领导同志而言,如果保护好一个文化点可以算作他的一个业绩,我觉得很起作用。

邹德慈:我个人的观点:第一,城市的历史文化必须尊重,要保护;第二,旧的城市必然要改善,要更新改造,要适应现代的生活需要。不要把这两个问题的矛盾对立起来,要不这样,要不那样,我想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处理好的。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要规划,就是旧城市的规划要非常谨慎,要调查、要研究、要评价。这一点也许是我们的专业,可我们确实最